

第二十三条军规

——约塞连的生活

Collected Stories

〔美〕约瑟夫·海勒 著 郭国良 赵婕 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Joseph Heller

CLASSIC IMPRESSION

经典印象

Joseph Heller

第二十三条军规

——约塞连的生活

Collected Stories

〔美〕约瑟夫·海勒 著 郭国良 赵婕 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第二十三条军规——约塞连的生活 / [美] 海勒 (Heller, J.) 著；

郭国良 赵 婕译。—杭州：浙江文艺出版社，2009.6

(经典印象译丛)

ISBN 978-7-5339-2875-9

I. 第... II. ①海... ②郭... ③赵...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

集 - 美国 - 现代 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美国 - 现代 IV. I 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82884 号

原书名：Catch as Catch Can

作者：Joseph Heller

Copyright © Erica Heller and Theodore M. Heller

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mon & Schuster Inc.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，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。

版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：11-2004-12 号

第二十三条军规——约塞连的生活

作 者：[美] 约瑟夫·海勒

译 者：郭国良 赵 婕

策划统筹：曹 洁

责任编辑：余文军

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：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网址：www.zjwycbs.cn

印刷：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：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787 × 1092 毫米 1/32

字数：190 千字

印张：8.875

插页：5

书号：ISBN 978-7-5339-2875-9

定价：28.00 元（精）

目录

已刊行短篇小说

- 我不再爱你 / 003
赌马者, 当心! / 012
罗得的妻子 / 015
雪堡 / 021
格林威治姑娘 / 032
一个名叫福鲁特的人 / 044
无计可施 / 058
都市林立的世界 / 067
航海琐忆 / 085
爱你的, 爸爸 / 113
约塞连幸免于难 / 125
《第二十三条军规》——约塞连的生活 / 138
布什卸任之日 / 183

未刊行短篇小说

- 为了清晨的笑容 / 199

乡村一日 / 215
从黎明到黄昏 / 228
天鹅之死 / 242
哮喘声声 / 260

写于本书之后 / 273

已刊行短篇小说

我不再爱你^①

约瑟夫·海勒，二十二岁，出生并受教育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。在陆军航空兵团服役三年后，他正准备赴南加州大学就读。他说：“我曾驻扎在科西嘉岛。作为空军第十二部队 B-25 中队的炮手，我完成了六十次飞行轰炸任务，并因此荣获七簇橡叶空军勋章和一枚总统嘉奖勋章。按照点数制，今年六月我从部队退役，从此过上了安逸的生活。目前，我正忙于写一部剧本。”

她站在房间中央，双臂交叉于丰满的胸前。此时他几乎可以看到她内心那燃烧着的怒火，而她正极力地压抑着这股怒火。

“我想你应该体谅一下别人，知道吗？”她低声说道。

“我知道，”他回答道，“很抱歉。”

“我不相信你真的怀有歉意。”她这样说着，等着他回答，可他却一声不吭。“是这样的吗？”

① 原载于《故事》杂志 1945 年 9、10 月第 27 卷，第 40 至 44 页；1992 年春由海勒新添了按语，重刊于该杂志。

“是的，”他说道，“我觉得没有什么对不起的。”

她没有立即回答他，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一切都不对头了。他回家已经三天了，他们之间的关系每况愈下。第一天他们就局促不安，彼此小心翼翼、战战兢兢的，感到非常别扭，就像职业拳手那样彼此试探着，其实他们都希望能重温因他参军而几乎中断了一年的幸福时光；第二天，情况本应有所好转，但也未尽人意。她依旧处处体贴小心，但她过于小心体贴，搞得他紧张不安，很是痛苦烦恼。而现在争吵眼看就要来了，虽未开始，但已迫在眉睫，因为他是有意引她争吵的。他故意使自己变得残酷无情，虽不是真心为之，但是看到她沮丧难过，却能带给他一丝恶意的快感。在部队，他经历了十个月的苦苦相思，幻想着回到她身边会是多么的心醉神迷。可是，现在他回来了，却无半点美好感觉。

他一边不经意地用双手把玩着中国九连环——那是两个相连的金属圈——感受着它们冰冷坚硬的质地，一边等她开口说话。他自己并未意识到，每当两环即将分离时，他的手就会不由自主地保持不动。

“哈里和伊迪丝马上就要到了。”她总算开口说话了。

“那好啊！”

“你不穿上点衣服？”

“不了。”

“为什么不？”

“我不想穿。”

“那你想做什么呢？”她恳切地问。

他抬起头望着她，思索着这个问题。此时的他除了穿着

一条短裤外，几乎是全裸地躺在长沙发上，浓密的平顶头发未经梳理，乱蓬蓬的，一缕一缕地四处竖起。他喝着酒，注视着双臂交叉站在面前的她，心里想着当初为何要同她结婚。是因为她的身材吧，他断定。她身材高挑，比一般人个子要高，她的每个部位都显得大大的，但是组合在她身上却能显得比例协调，曲线优美，拥有强烈的肢体魅力。

“我不想见任何人。”他说。自打到家的那一刻起，他就没有出过家门。“我不想见我的家人、你的家人或者任何朋友，不想待在挤满人的房间里，不想扮演彬彬有礼的男主角，不想被他们当做奇妙的机器玩具；我也不想告诉任何人我的情况，不想强颜欢笑、故作害羞地听他们赞美我是如何如何地优秀出色。”

她松开双手，让两臂自然垂于两侧，向前走近几步，问他：“那你想做什么？”

“我只想做我正在做的，”他回答，“我就想这样轻松舒适地躺在这里，喝点啤酒。你到楼下帮我拿罐啤酒好吗？”

“我不去，”她怒气冲冲地说道，“我是你老婆，不是你的仆人。你为何娶我？要知道，雇个保姆可比讨个老婆便宜得多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他应声答道，“我同你结婚，是因为婚姻是我梦想的一部分。”

“可这段婚姻对我不容易，”她说，继而又问，“你的什么梦想？”

“生活中甜美而虚幻的梦想。”他得意洋洋地说。他不想如此得意地笑，但还是让这一笑意挂在了脸上。“《读者文

摘》对美丽人生所描绘的美丽图景是：你是一个动人的女孩，我是一个英俊的男孩，我们春心荡漾，所以我们结婚。这是顺理成章的事，不是吗？”

“可我已经尽力去做了，”她幽幽地说，“如果你愿意告诉我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，或许我可以多帮助你一些。我现在只知道你处在失望中，但我不知道你为何失望。你到底想要什么呢？”

“我只想做我想做的。”他答道。

她再次双臂交叉。“说得有道理，”她痛苦而无奈地说，“说得真有道理。”

“你不明白，”他依旧把玩着那九连环，神气十足地说，“当我想做时，我就做我自己想做的事。明白了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不明白。”她答道。

“我会细细地说给你听。如果你哪儿没有听懂，就告诉我，我会重复一遍。此时此刻，我只想像现在这样躺着。两小时后，我有可能会去鹳鸟俱乐部。在那里，我说不定会声嘶力竭地唱上几句。但是现在，我只想这样光光地躺着喝几杯。”

“你知道，这一年米我很不容易。”

“我知道你不容易，对不起。”

她走到房间另一头，在扶椅上坐下，又不知接下去该说些什么。她一直尽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不想向怒火屈服，但她感到怒火像有形的物体，在她体内不停地膨胀。

“你变了。”她柔声说道。

“我知道，”他应着，“你以前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但这

的确是事实。”他等待着她做出些反应，可她什么也没说。

“我不再喜欢乔治·杰希文了，”他继续说，“所以，别太难过。”

他开始变得残忍起来，虽然他自己也鄙夷这一点。他知道她接下去会说什么。果然如此。于是他有点得意洋洋。

“这与乔治·杰希文有什么关系？”她问。

“过去我一天到晚就想听他的音乐。想当初，我是多么想听，多么希望回家后能坐下来听他的音乐，非听几个小时不可。现在，我总算回到家了，他的音乐也听了，却发现我已经不再喜欢了。”

“我不明白。”她说。

他侧过身，以便能看到她的全部表情，“这就像现在我对你说，安妮，”他慢慢地说，“我不再爱你了。”

她猛地惊跳起来，仿佛被这句话劈中了脸，“这不是真的。”

“不，是真的。”他说，“我不再爱你了。就这么回事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不妨面对它。从不愉快的事件中追究其缘由是没有意义的，我们最好快刀斩乱麻。”

他端详着她的面庞，想看看她是否会哭，可她并没有哭。这多少让他有点失望。他又把心思集中到手中的九连环上，一边机械地转摩着，一边等她开口说话。

“好，”她说，“太好了。”

“就这么回事嘛。”

“那你想离婚吗？”她问。

“不，”他答道，“我可不想离婚。我已经依赖你太久

了。在心理上，我离不开你。”

“老天！”她绝望地喊道，“那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

一丝诡笑在他嘴角绽开。

“给我来瓶啤酒。”他说道。

她站起身，走出了房间。他翻了个身，仰面躺着，凝视着天花板，感觉并不快乐，总觉得少了些什么，但又不知是什么。一会儿，他听见她走进房间，可他照旧躺着没动。

“你能不能把衣服穿上？”她说，“我们另找时间再谈。”

“不。”他说。

“哈里和伊迪丝马上就要到了，在客厅里我不能尽地主之谊啊。”

“那让他们进来好了，”他侧身看着她说，“我会接待他们的。”

“可是你还光着身子呢，还是穿上点衣服吧。”

“哈里和伊迪丝已经结婚五年了。如果伊迪丝到现在还不了解男人的生理构造，那她可就错失了婚姻中的莫大乐趣。作为朋友，我可有责任好好开导开导她。”

“那你至少也披上件睡衣吧？”她请求道，声音低沉但字字有力。他明白决裂的一刻马上要来临了。

“不。”他又翻过身子平躺着，低头看着那对九连环，眼波余光却仔细地打量着她有何动静。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看了他几秒钟后，长长地嘘出了一口气，双唇紧紧地抿成一条直线，转过身走向衣橱。
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他问道，语气中没有了洋洋得意的成

分，反而带有一丝警觉的颤抖。她没有理睬，顾自从衣橱里取出外套穿上，并打开皮包，在里面摸索一阵，取出一张存折。

“这是你的钱。”她说。

“你要去哪儿？”

她把存折放在桌上，离开了。

“混蛋！”他粗暴地骂了一句。这时，他听到手上传来轻轻的咔嚓声，低头一看，那对九连环居然分开了。他坐起身来。“哦，见鬼！我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他从沙发上站起身，迅速走入卧室。他坐在床边穿好鞋袜，又拐进洗手间洗脸梳头。今天还不用刮胡子，他就回到了卧室，穿好衣服，用力地扣紧军服上的纽扣，然后走到电话机旁，拨通了她母亲的电话。

“我想这会儿安妮正在回家的路上，”他说，“她一到，您可以让她立即给我来个电话吗？”

“发生什么事情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什么事情也没有。我想跟她谈谈。您请她到家就给我打电话。”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没出什么事，我只是想她一到家就和她谈谈。在她做其他任何事之前，可以吗？这很重要，请您一定要告诉她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“请您务必记住，她一到家就告诉她。”

“好的，我会告诉她的。”

“谢谢！”

电话刚挂上，门铃就响了。门一开，哈里和伊迪丝一阵风

似的刮了进来。哈里握他的手，拍他的背，伊迪丝则拉住他的胳膊亲吻他。两人连珠炮似的问了许多问题，竟连回答的时间都没有给他。而他也知道自己见到他们非常愉快。他们进入客厅，还未在沙发上坐下，就开始问他许多意料中的问题，他一一作答，从中体会到了无穷的乐趣。聊了许久，他们才注意到安妮不在家。

“安妮去哪儿了？”伊迪丝问。

犹豫片刻后，他说：“她回娘家了。”

“听着，”哈里说，“安妮一给我们打电话，我们就取消了今晚的桥牌约会。我们现在准备去参加一个聚会，你们也要一起去。”

“我？”他傻乎乎地问。

他们奇怪地看着他。“你和安妮啊。”

他站起身，“安妮不在。我们吵了一架，然后她就走了。”他们刚想要说些什么，他又开口打断，“我觉得她不会回来了。”

他们疑云顿起，半晌没有说话。

“这不是什么不能弥补的事情吧，对不对？”哈里问。此时他注意到伊迪丝正诧异地望着他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他说，“我并不这样想，虽然我也希望事情可以弥补。这样吧，你们俩还是先去赴约，我会尽力把事情搞定。明天我再打电话给你，哈里。”

“那好吧，”哈里说，他那兴高采烈的劲儿已经烟消云散。“听着，不要再傻了。这虽然不关我的事，但我希望你一定要三思而行。”

“我会的，哈里，”他说，“谢谢你们！是我破坏了这次聚会，我真的很抱歉！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称职的主人。”

“没关系的，我希望你们能重归于好，我真的非常欣赏你们两个。”

“我会尽力的。”他说道。他们起身告辞。

他俩缓步走到门口，手还来不及碰到门框，便听到门锁咔嚓一声，安妮开门走了进来。由于她一直是背对着房间，所以没有立即看到哈里和伊迪丝。当她转过身时，他们看到了她满脸的愤怒和暴躁，而她也吃惊地望着他们。好一会儿，当她意识到他们正盯着她时，脸色才慢慢地柔和下来。此时，她发现他就站在他们身边，裁剪合体的军服，梳理整齐的头发，精神焕发的容颜，略带歉意和忧伤的微笑，竟让他显得那样帅气。他看到她手里拿着一罐啤酒，于是就像个犯了错的学童那样咧嘴而笑。见此情景，她也羞涩忸怩地笑了。

赌马者，当心！^①

在人类与赌马者生死搏斗的历史上，1946年1月4日可谓是令人难忘的日子。就在这一天，通过纯科学手段选择马匹的艺术诞生了。这一科学的前驱是一个智力超常、年仅二十岁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学生马尔文·B·温克勒。他的运作场地是绿草如茵、美丽如画的圣·安尼特跑马道，这是众多好莱坞美钞的死亡舞台。

在上述这个永恒不朽的日子里，马尔文·B·温克勒提着一个大大的方形纸板箱，来到圣·安尼特跑马道，坐在大看台上。根据精确预测，这时离第一场比赛开始大约还有三十分钟。他安顿下来后，马上从箱子里取出一系列奇怪的科学仪器，把它们安装就绪，然后戴上一副厚厚的角质框架眼镜，开始摆弄他那套装备。

跑马道上人人都疑心重重的，唯恐别人掌握了许多“确切消息”。温克勒的不寻常举动立刻在看客中引起骚动。一大群人围住了他。这消息也马上传到跑马道的那些当权者耳中，他们立刻派了两名私人侦探前去侦察。另外还想请一位

① 原载于《老爷》杂志1947年5月第27卷，第98页。